

生辰——

小殊/宗主的生日賀文 (但是我寫到快要宗主滿月才快寫完.....)

CP:微靖蘇 (兩人關係維持在朋友以上, 戀人未滿的曖昧階段)

OK的話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哩~↓↓↓

—※— —※— —※— —※— —※— —※— —※— —※— —※— —※—

初春, 二月一連下了數十天的雪, 終於在今日入夜時稍作停歇。

朝中無事、盟內均安, 本是個尋常不過的平常日, 可.....沒來由的, 蘇宅之主覺得宅邸內瀰漫一股詭譎的氣氛。

雖然眾人一如往常地做好份內之事, 但在與梅長蘇交談時, 言語中都在提點著他今日的日期。

被江湖人譽為『麒麟才子』的宅邸主人, 又豈會沒有發現他們的心思?

看破, 卻沒有打算戳破眾人。

二月初六, 是林殊的生辰, 亦是梅長蘇的生辰.....

自赤焰案後, 梅長蘇總以『我自地獄而來, 何來生辰?』為由, 婉拒眾人為他祝賀的好意。

每年入春, 梅長蘇總容易感到身體困乏無力。擁著狐裘, 上身傾靠在火盆邊的木台上, 拾起上午尚未閱讀完畢的閒書, 藏在袖中的指頭不由自主地搓著衣角, 若有所思.....

亥時, 在黎綱理妥梅長蘇床鋪並知會他後, 便一如往常地退出房間, 繼續處理盟內尚待處理的事務。

雖想將殘餘數十頁的內容翻完, 卻實在難敵睡意的侵襲。梅長蘇眼簾低垂, 放下手中書卷起身, 褪去狐裘與青色外衣, 解下束於頂上的玉簪, 黑髮頓時如雲瀑般落下。

提步朝床鋪方向走去，越是遠離火盆，越能感受到入夜後自窗框細縫間滲入的寒風。對常人而言都略感寒意的空氣，何況是對身體羸弱、僅穿件單薄褻衣的梅長蘇？身體不斷打顫。欲加快腳程，然而事與願違，春季帶來的無力感，讓他就連行走都覺得吃力。

許久，經過幾番努力終於觸及床板，本想迅速梳洗後即刻就寢，不料盛裝熱水的鐵盆卻不見蹤影。

自黎綱開始照顧梅長蘇的起居以來，向來事事上心，過去十三年間未曾發生今日的狀況……正當他陷入自我思緒時，房外傳來一陣叩門聲。估計是想起遺漏水盆的黎綱折返，梅長蘇不疑有他地應聲。圍繞在身周的寒氣，逼得梅長蘇不得不折服，順著床沿而坐，掀起床面上的毛毯披於肩頭。

推開門，跨過門檻入內的來者，卻不是黎綱。

受紗簾的遮蔽，梅長蘇看不清面容，身形不似黎綱、甄平或晏大夫，不禁讓他困惑來者的身份。

隨著對方漸漸靠近，傳來的不是湯藥苦澀的氣味，而是令人懷念的菜餚香氣。

直到來者掀簾而入，才得以看清的面容。灰面綢緞、細緻的繡紋與配於腰間的黃玉紫穗，身著華貴服飾卻暗夜來訪，全大梁也只有一個人。

如今的七珠親王——蕭景琰。

「殿下……？」

自懸鏡司歷劫歸來，梅長蘇一直重病不起，直到前幾日身體才見起色。期間聽黎綱轉述，蕭景琰曾造訪過一次，但未能見到本人便離去。如今梅長蘇身體逐漸好轉，蕭景琰近日再次拜訪其實也不意外，令梅長蘇感到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，是端在他手裡，熱氣冉冉上升的陶碗。

梅長蘇瞪大雙目，呆愣數秒不見回神，無法言喻眼前的景象。

將提於另一手中的木盒置於矮凳上所發出的碰撞聲響，才讓梅長蘇回神。驚覺自己的失禮與失態，掀開毛毯打算下床行禮時，手背卻讓蕭景琰按下，制止梅長蘇起身的動作。

「先生大病初癒，身體欠佳，不宜起身。虛禮就免了。」將手中的陶碗暫時放置在床頭，蕭景琰連忙阻攔。

「殿下的好意在下心領，但我既然侍奉殿下為主君，君臣之禮就不可廢。」挪動著身軀，縱使四肢軟綿無力，梅長蘇依舊執意起身，雙手交疊，欠身作揖。

梅長蘇刻意表現謙恭有禮的態度，蕭景琰緊蹙眉心，兩人之間彷彿再次築起道陌生的高牆。他輕抬起梅長蘇那形如枯槁的前臂，就連簡單的『免禮』二字都難以脫口而出，雙唇緊抿，蕭景琰不發一語，凝視眼前人的雙眸。

感受對方投來的視線，不難察覺蕭景琰壓抑在心中的情緒，面對摯友的內疚與悔恨，梅長蘇雖看在眼裡，卻無法開口。

因為……

他早已不是當年京城最明亮的少年將軍，那個蕭景琰親如兄弟的摯友。為救衛崢，本就沒有能全身而退、萬無一失的上策，當夏江大聲吆喝地問梅長蘇：『為一個衛崢，折損梅長蘇，這樣的買賣划算嗎？』時，犧牲他個人的一點感受，卻換來今日的局面，他不認為這樣的選擇有誤。

豈料，能算盡天下人心的麒麟才子，竟也會有錯算的一日。

他不曾想過，梅長蘇對蕭景琰而言，早已不僅是『臣子』、『謀士』，而是推心置腹的知己。

梅長蘇不敢去想，他一刀刀剮在蕭景琰心上的傷，到底有多痛……

微垂首，不忍再與他那雙渾圓的鹿眼相望，逃兵般躲避來自蕭景琰投射來的目光。

感覺體內有一股莫名的力量，正吞噬他的體力與精神，梅長蘇想移步坐回床面上稍做休息時，忽然感到眼前一陣黑，乏力的雙腿難以再支撐他的軀體。

感覺就快要跌坐在地時，猛然有股強而有力的臂膀環抱住梅長蘇，並將他護在懷中。

托住梅長蘇的背脊，穩住他漸漸下滑的身軀，讓對方的全身重量轉移到自身時，蕭景琰才慢慢移動腳步，讓懷中人坐回床面。

「多謝……」有些尷尬地想從蕭景琰懷抱中脫開，不料對方絲毫沒有鬆手的意願，讓梅長蘇不解地輕喚：「殿下？」

拖來床尾的軟枕堆疊於梅長蘇身後，調整靠枕高度到最妥當，才扶住他的雙肩，將他按於軟枕之上。掖妥梅長蘇身上的毛毯後，蕭景琰才稍微放下心，落坐於矮凳之上。

「咳、殿下今夜來訪，可是朝廷之上，發生什麼變故？」面對他沒來由的溫柔體恤，梅長蘇別過頭輕咳了聲，好掩飾他微泛紅的雙頰。

「今日朝中無事。」蕭景琰搖首，端起擱置在床頭的碗筷，轉遞給梅長蘇，「只是聽聞今日是蘇先生的生辰，可我府中除上等兵器外，並無特殊玩物擺件、字畫書籍等物可贈與先生，所以才想以此為禮，為你慶生。只是今日早朝後，忙於父皇交辦的公務直至現在，才得空造訪，打擾先生休息。」

當蕭景琰遞來陶碗時，梅長蘇才留意到碗中盛裝的食材，頓時感覺一股寒意自背脊蔓延，藏於毛毯之下的手，無意識地收拳微顫。

往年，林殊過生辰時，無論歲數如何，都要求摯友為他親自料理壽麵做為賀禮。雖貴為皇子的蕭景琰，卻年年都拗不過林家少帥的要求，無奈地去廚房為他煮麵，當時嚇壞不少祁王府與靖王府的伙房人員。

『難道景琰已經猜出我的身份，才特意用壽麵試探嗎？』想開口試探蕭景琰，卻擔心因此弄巧成拙，梅長蘇不敢貿然行動。

又想，他仍稱自己為『先生』，除壽麵及方才較親暱些的動作外，他的態度並無太大轉變。

也許一切不過是他多慮……

但梅長蘇也無法斷定這是否是正確答案……

「先生？」端起的陶碗仍懸在空中，卻遲遲未被接下，見他難得走神，引來蕭景琰的關切，輕喚了聲。

穩住心神，梅長蘇恢復往日的神態，接下他遞來的陶碗，一抹溫潤的笑容掛在臉上回：「沒什麼，只是在下在回想，過去是否曾告知殿下生辰的日子，一時走神，還望殿下包涵。」

「不打緊，我以為是不合先生胃口，或是有不宜食用的食材……沒事就好。」

「此為殿下的心意，相信是碗美味的佳餚。不過，殿下是如何得知在下的生辰？」

「前兩日飛流到我府上折梅花枝時，因為數量比過去多上許多，便隨口問問原因。飛流說那梅花枝是要送給先生當壽禮，所以才知道先生的生辰。我雖知先生喜梅，只是那禮飛流送了，不宜重複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殿下有心了。」懸在心中的大石，此時終於塵埃落定，梅長蘇也鬆了口氣。

「嗯……」望著他消瘦蒼白的面容，蕭景琰內心不免負疚。

「見殿下心事重重，是關於衛將軍的事？」

既已被對方看穿，蕭景琰似乎也不打算再隱瞞，抿了抿唇，淡淡道：「是關於衛崢的事沒錯。」

「若是想問衛將軍下落，他身上的傷尚未復原，還需等待幾日。」

「雖然我也想知道他的下落，但……我今日所想，不為此事。」

「蘇某只是盡了應盡之責，殿下不必為懸鏡司的事感到負疚。」

「不，這本是該由我承擔的責任，而不是由先生……」

「其實……在下並沒有覺得受難或委屈。」梅長蘇拍了拍緊握成拳的手，搖首輕聲道：「若當日蘇某不攔阻，不僅殿下的至尊之路被斬，赤焰昭雪的最後希望也滅。且若入懸鏡司天牢的是殿下，以聖上對夏江的信任，當年能栽贓嫁禍陷祁王於不義，想必會故技重施，屆時被捲入的可就不只殿下一人，而是列將軍、靖王府上下將士，甚至巡防營及靜妃娘娘。以我對夏江的了解，他凡事多慮的個性，必定擔心拿到坐實你劫囚的鐵證前，一不小心在拷問我這重要人證時，卻失手將我弄死於天牢之中，引起皇上疑心。此時，這身孱弱的軀體反成為牽制夏江的最佳利器，只要一切如計畫進行，扳倒懸鏡司便指日可待。所以，現在這樣的局勢，是最好的結局。」

「為何你能說的如此置身事外？難道就不擔心，這樣的身骨很可能根本撐不到父皇下令查封懸鏡司的那一刻？」

「蘇某怎麼說也是名男子，身體雖弱，可還不至於像個瓷人，一碰就碎。天牢陰冷，難免能染上風寒，不過卻能因此扳倒夏江，難道不值得、不划算？凡謀大事者，都必須懂得割捨。有朝一日必定會再遇上須捨蘇某，來保大全的情況，相信殿下能明白我言中所指道理，懂得取捨。」

「這道理，在劫囚計畫前你便說過，若我懂你所謂的割捨，衛崢被捉我豈會去懸鏡司劫囚，先生之事又怎會去地牢拷問夏江？」張手反握住他的前掌，蕭景琰揉著他冰涼的手試圖為他取暖。

他的回答出乎梅長蘇意料之外，讓後者先是一愣，隨後咧嘴地笑著回：「蘇某忘了，殿下是不會變的。」

「這壽麵先生還是趕緊吃吧，否則不僅放久有失風味外，涼食對先生的身子也不好」。

「好，謝殿下下的關心。」

翻動碗中潔白如雪的麵條，沉澱在碗底的芝麻油也隨攪拌而翻上表面，香氣頓時在房中蔓延開，讓胃袋空空如也、晚間尚未進食的梅長蘇也開了食慾。

嚥下麵條，蔥末、白菜與肉末，以及顧慮梅長蘇剛康復的身體，而調整香料的比例，蕭景琰的用心，他又怎不會發現？

這一口，不僅暖了梅長蘇生理上的胃，更是暖了埋藏於心中，屬於林殊的心……

睽違十三年，本以為這一世再無機會吃到蕭景琰所煮的壽麵，今日卻得此機會，梅長蘇突然感謝上天對他的眷顧。

在他用膳的空閒之際，蕭景琰的眼角餘光瞄到床頭櫃上的擺設，略感好奇地將名為『治國策』的書拾起，攤開書翻閱數頁後，略為感嘆的道：「其實先生學問淵博、見識非凡，得麒麟祥獸之名、富有國士之才，大可不必以謀士身份入京城。」

「蘇某雖為江湖第一大幫派宗主，可說到底仍不過是一介白衣，無官無職。若不以謀士身份入京，殿下難道會相信一個江湖之主，能助你上位？過去一年金陵城中，我攪弄風雲，行謀士之事，無庸置疑。否則殿下以為，當時如日中天的廢太子與譽王，豈能見到他們有如今的下場？」

「我知道蘇先生與那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、貪名逐利的謀士不同，是心懷天下，真心為黎民百姓著想。否則，怎會舉薦沈追、蔡荃這樣的良臣，並推他們得尚書之職？」

「殿下過獎了，那不過是……」

「不知為何，每次與先生談論天下時，都讓我想起與當年故友年少時的種種過往。先生可能有所不知，其實今日也是他的生辰……」

「殿下所說的……可是赤羽營少帥林殊？」

「對……今天也是小殊的生辰。」蕭景琰苦澀地笑著，別過頭，望向窗外的夜色。

「在下不知今日也是林少帥的生辰，無意勾起殿下的傷心往事，望殿下原諒。」梅長蘇放下手中已淨空的碗筷，欲從床上起身行禮，卻讓對座的蕭景琰連忙將人按回靠枕上，並順手收拾已淨空的碗筷。

「無事，先生不是金陵人，不知小殊的生辰是自然的。」蕭景琰不斷壓抑在心中擴大的悲痛，但回憶就像落入平靜水面的小石，掀起得漣漪不斷擴大，難以平復。

「只是想到已十三年了，我仍無法替他平反，七萬赤焰將士依舊無碑無陵……」按在自肩上的手微顫不止，蕭景琰心中的悲傷也感染了梅長蘇。可他有所不知，此時陷入回憶當中的人，不單只有他一人……

「故人已逝，望殿下節哀。」梅長蘇平淡的語氣，好似他言中所指的『故人』，是個與無關之人般。

「我知道，但我還是希望他能活在這世上，好好地在我眼前活著……而不是只能在心中弔唁摯友，怨懟上天對小殊的不公。」每當說起林殊，蕭景琰心中的悲痛永遠難以平復，如鹿眼般渾圓的雙眸不自覺地泛起一層水壁，緊抿的下唇漸漸泛白。

梅長蘇心中的矛盾再次擴大……

想開口告訴摯友其實尚在人世的消息，甚至動了想揭開秘密，告訴他梅長蘇即是林殊的念頭。

自小，林殊就心疼他的水牛，因為他知道蕭景琰向來脾氣倔如牛，從不為自身的事落淚，唯有在知道他的小殊受委屈，卻又無力改善現狀時。

年少時不懂如何安慰哭成淚人的摯友，只能揪起衣襬胡亂抹上對方的臉，而後便能得到蕭景琰破涕為笑的回應。

可如今已不能再像當年，用袖子胡亂抹上蕭景琰的臉。難掩悲從中來的情緒，正當他打算開口時，喉頭感到一股腥甜湧上，連梅長蘇忙掩住口，試圖止住這陣猛咳，可不僅徒勞無功反倒更加劇烈。

聽見他彷彿要將全身臟器咳出體外般的咳嗽聲，蕭景琰才從沉浸悲傷的情緒中回神，立即起身順床延而坐，扶起頻頻彎下腰身的梅長蘇擁在懷中，並讓他靠在自身肩頭，來回拍著他的背脊替他順氣。

直到停止咳嗽，梅長蘇才發現他正靠蕭景琰懷中，有些尷尬地想從中脫身而出，後者卻縮了縮臂膀，讓他困在其中更難脫身。

「哈……咳、殿下……我已經沒事了。」輕推著蕭景琰的雙臂，但對方似乎仍無放開的意願。淡淡的梅花香氣與蕭景琰溫暖卻不過熱的體溫圍繞在身周，兩者交互之下讓梅長蘇有些眷戀，見也推不開對方便放棄抵抗，順從來自於他的寵溺。

良久，直到蕭景琰打破沉默，才鬆開懷中人。

拉起毛毯披上他的雙肩，直到將梅長蘇密不通風地包裹在毛毯中，才小心翼翼地將他放上柔軟的靠枕，似乎蕭景琰以為他是因受夜間的寒氣影響才咳嗽不止，讓前者感到有些好笑卻又覺心頭一暖。

「今夜是我失態，讓先生見笑了。」不著痕跡地抹去眼角的淚水，蕭景琰突然覺得難以面對眼前人而坐立不安。

「不打緊。」舒適地斜靠在身後軟墊，梅長蘇熟知摯友的心性，特意化解他尷尬，淡淡笑著問：「敢問殿下，那只食盒是……？」

經他這麼一點，發覺對方有意為他留台階下，蕭景琰也欣然收下對方的好意，提起擺放地的木盒打開上蓋，取出盒中的黑色小酒壺。

「這是我母妃釀的藥酒，特別囑咐我要交給先生做為生辰禮物，說是要感念先生一年多來為我費心勞神。」

「娘娘有心了。」從毯中探出手接過酒壺，梅長蘇旋開壺蓋湊近嗅了嗅。果不其然，清甜卻不過膩的酒香，是當年林殊常潛入林燮房中偷取的甜藥酒。

「這瓶上好的藥酒蘇某就收下，還請殿下替蘇某謝過娘娘。」

「我會替你轉達給母妃。」蕭景琰頷首回應。

起身收拾放置在床頭櫃上的碗筷，將其收入盒中放妥後，蕭景琰望向梅長蘇，雙唇微微開闔，欲言又止。

「殿下若還有話，直說無妨。」梅長蘇微抬首望向他，淡淡地笑著道。

蕭景琰望著床上人的病容，本以為有話直言的他準備開口。然而他竟轉過身，背向梅長蘇立身沉默。

見此，梅長蘇並不感到意外，而是不催促也不追問，靜靜地等待著。

知他者，林殊也。

每當蕭景琰欲言又止，並非他不想開口述說，而是他還未理出傳達意念的話語，他的水牛自小如此，從未改變。

良久，不出他所料，蕭景琰重新坐在矮凳上，十指相交置於雙腿上，開口道：「先生能答應我一個要求嗎？」

「殿下是要訂新的規矩嗎？」

「不……是因先生將來是要伴我治理大梁江山，許天下河清海晏、萬民樂業的重要之人，所以我要先生答應我，將來無論發生任何事情，別再以身犯險。」

「殿下無須擔心未來，如今朝堂上的風氣已經改變，即便蘇某有朝一日不在人世，圍繞在殿下身邊的忠臣們定能代替蘇某輔佐殿下。」

聽見他的回應，蕭景琰眉頭緊蹙。

「先生明知，我並非此意。」

「殿下……」梅長蘇輕嘆一聲，「如此看中蘇某，在下十分感激。然，無論未來奪嫡結局如何，縱使在下有從龍之功，但始終都只是個陰險狡詐的謀士，難登廟堂加官晉爵。」

「先生難道忘記你我第一次見面時說的話嗎？」

「蘇某也說過到時有的是機會與殿下談判。」

「若功名利祿留不住先生……，那麼，先生是否願意每年今日，都領一碗我為先生煮的壽麵？」

蕭景琰為留下他費盡心思到這種程度，梅長蘇不禁噗哧一笑，無奈笑回：「蘇某值得殿下這麼做嗎？」

「若一碗麵便能留下先生，值得。」蕭景琰毫不猶豫地回覆。「十三年前，我在梅嶺失去最重要的摯友，在皇宮失去最敬重的兄長……十三年後，我不想在這裡重蹈覆轍，再次失去重要的人。我想要你能夠平平安安，歲歲年年，伴我左右。」

梅長蘇本以為，以令蕭景琰向來不恥的謀士身分接近他，能在赤焰昭雪後功成身退，悄無聲息地離開他身邊，退隱山林，渡過餘生。

可梅長蘇卻將冷傲的靖王想得太過無情。

十三年來，屬於蕭景琰的那份赤子之心，從未改變。

「殿下……」

「夏江捉拿你入獄那幾日，我日日都讓戰英出外探詢消息，卻都無功而返。在府中禁足，第一次感覺到什麼是度日如年的滋味。每天睜開眼只能等待，卻無法為你做些什麼。幾度都想抗旨闖出府外，若不是戰英和戚猛攔阻……」

「殿下……」他的字字句句，都觸動著梅長蘇內心最深處。如果可以，他何嘗不想在沒有苦難、沒有背叛與算計之下，陪在蕭景琰身邊，助他上位，見他登基，目睹大梁在他治理之下國富民安，開創當年祁王未完成的天下。可這樣的念頭，卻毀在十三年前上天對自己開的那場玩笑，讓他無法再擁有的未來……

梅嶺一役，這身病骨能苟延殘喘到至今，已經是個奇蹟。

他不敢奢求更多未來，亦不能回應蕭景琰的期許……

見梅長蘇默言不語、若有所思，蕭景琰在心中似乎也得到答案，不待他回覆便起身，向後退了一步，拱手向他拜別。

「是我為難先生。時辰也不早，先生就早點休息吧。」話畢，蕭景琰便快步流星地提腿離去。

「殿下！」見他離去，梅長蘇連忙伸出手想拉住蕭景琰，卻不料撲了個空，一時重心不穩而滾落床下。

聽見身後傳來的聲響，蕭景琰立即停下腳步回首，卻見他伏在地面，整齊束起髮絲如今卻狼狽地垂落在雙頰，頓時心頭一緊，三步併兩步地朝梅長蘇身邊走去，將他扶起。

「先生的身子尚弱，就別起身……」

「我答應殿下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答應你……為昭雪、為天下……」跌落床下時造成的暈眩感一時難以消退，梅長蘇靠在蕭景琰精壯厚實的胸板上。

「我會好好的活著，長命百歲，為了殿下。」

原以為他能抵擋心魔的誘惑，可就在蕭景琰落寞地離去時才意識到，他辦不到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……

藺晨總說他已快成仙人，但今日證明他梅長蘇也不過是個平凡的痴人，不禁感嘆地笑著。

軟綿無力的手輕輕拉動他的衣袖，道：「只是壽麵一事，就不再勞殿下費心，否則搶了吉嬪的工作，要她如何是好？」

「一年中也就這一日，吉嬪的工作豈是我能夠搶去？」蕭景琰無奈地苦笑，扶起梅長蘇的肩臂，讓他重新回到床板上躺下。掖妥毛毯，掌心在毯面上輕拍，彷彿哄著孩童入睡的父親般道：「我回府上，請戰英替先生打盆熱水過來。夜已深，就不打擾蘇宅其他人。」

「不打緊，黎綱和甄平向來處理盟中事務至深夜，就別麻煩列將軍跑這一趟。」

「好，那麼我去請黎綱進來。」

「殿下也請早點歇息。」

端著梳洗用的臉盆入內，見自家主人竟滿懷笑意，直望著方才關上的密道入口的書櫃，就連黎綱走進梅長蘇身旁，後者仍沉浸在自我的意識之中。

「宗主，你看上去心情特別好？是因為和靖王殿下握手言歡了嗎？」放下熱水盆，黎綱跪地而坐，將梳洗用的布巾投入其中打濕、擰乾後，遞給梅長蘇。

「那頭水牛，依舊是那個好心腸的傻水牛。」

「什麼水牛？哪來的水牛？」方才在梅長蘇寢房的僅蕭景琰一人，何來水牛？弄得黎綱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。

「沒什麼。」接過黎綱遞來的熱毛巾，傳入掌心的溫度與方才蕭景琰為他暖手時的溫度相當，梅長蘇露出與當年金陵城中最明亮少年相同的笑容。

「只是我收到這十三年來最好的一份生辰壽禮，一時太開心而說胡話罷了。」

這邊是上次『桂花香』沒機會，這次就算只剩最後一點點空間也要打後記的凌嵐！

首先很高興領了這本無料的您, 希望有機會大家能夠多多交流一起廚廚這對國民CP, 這對CP我本身是雙向都吃, 所以歹就補都放馬過來吧(蛤?)

『瑯琊榜』是我第一次入坑的亞洲影視, 入坑前真的太小看這坑的深度了(抹臉), 一下就出不去。

關於這本無料其實是少帥／宗主生日當天才突然靈光乍現寫的文, 原本只是想打一至三千字在一天內打完, 好在十二點前幫少帥／宗主慶生, 結果卻不料的打了快一個月.....生日都快變滿月內文才剛完成初稿.....(抹汗)。而至於為何在ICE場才發送這份明明生日過這麼久還再發的無料呢? 因為中間沒場次嘛wwwwww不然我也想早點發(痛哭)

而談談心中的靖蘇, 大概是宗主倒追靖王, 以為追不到準備放棄時對方卻反倒追的概念(哩哩公蝦毀)

聽不懂嗎? 白話文就是:你追我跑, 我追你跑!(what?)

最後, 感謝辛苦幫我校稿的飄飄和Choco。以及看到這邊的您, 我們下次見:D(還有下次?)